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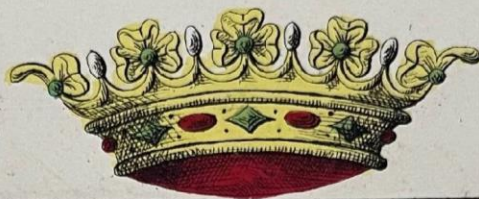
《澳門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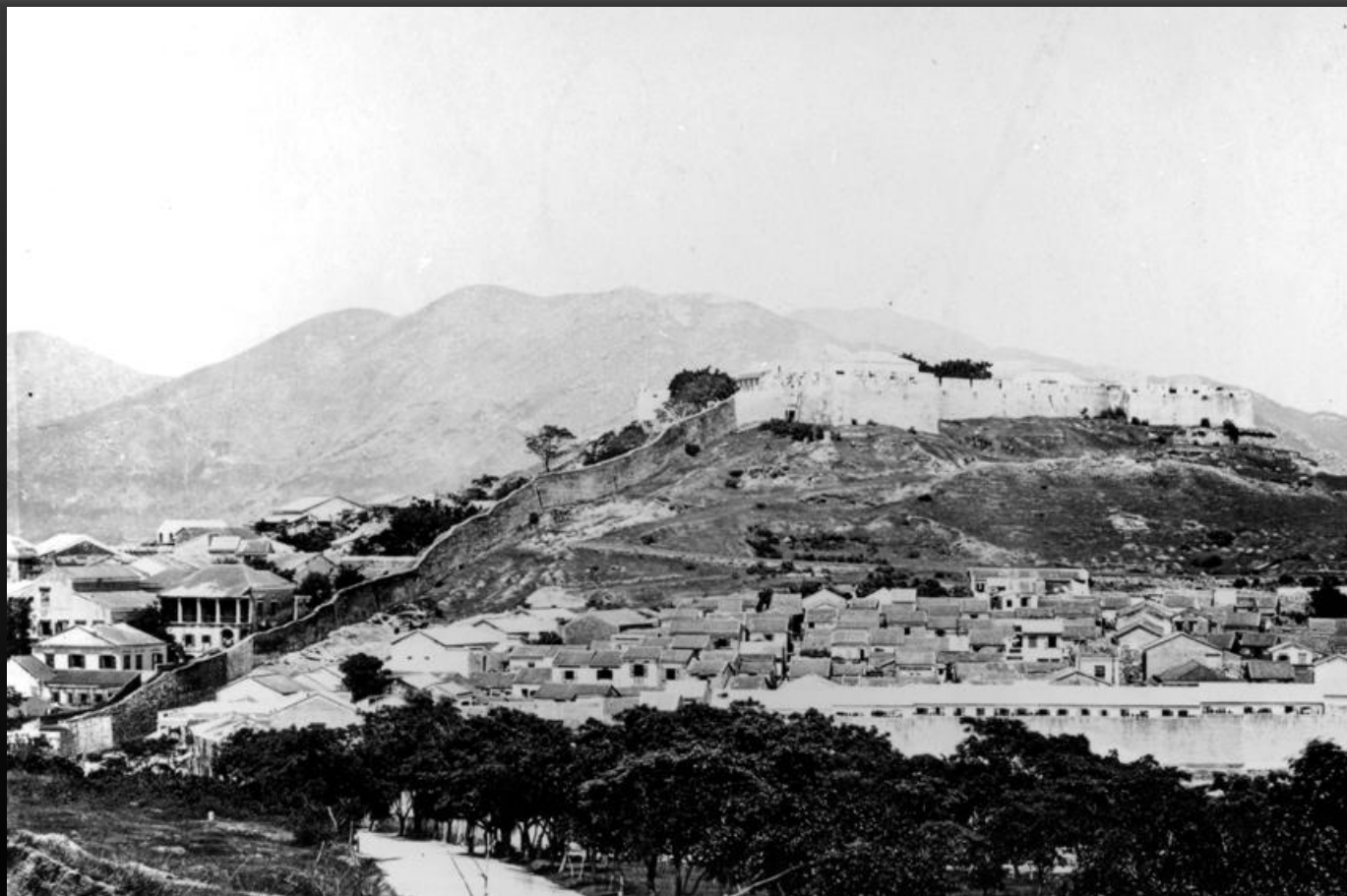
Cidade do Nome de Deus de Macau

澳門城的遺牆

延陵科學綜合室 博物研究組

Email address: hor@hongensis@gmail.com ©25年11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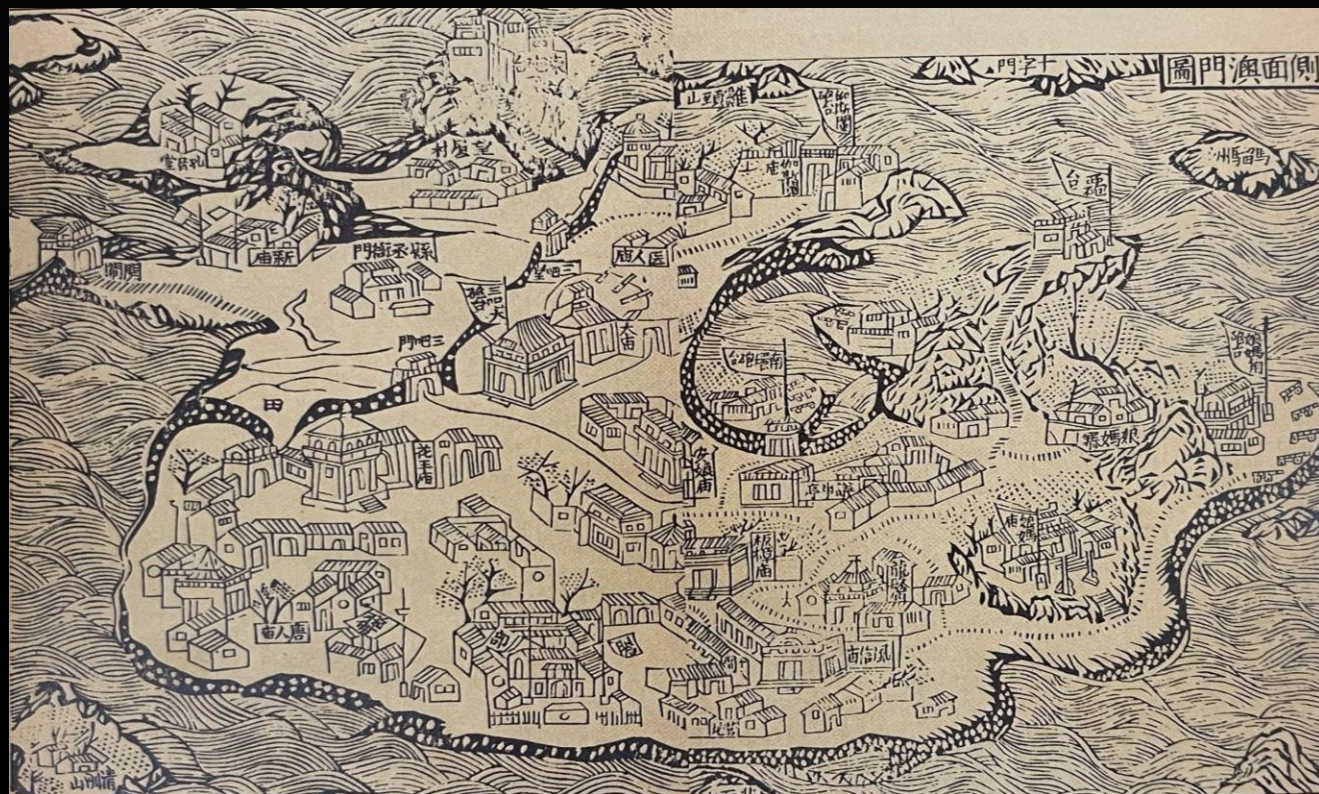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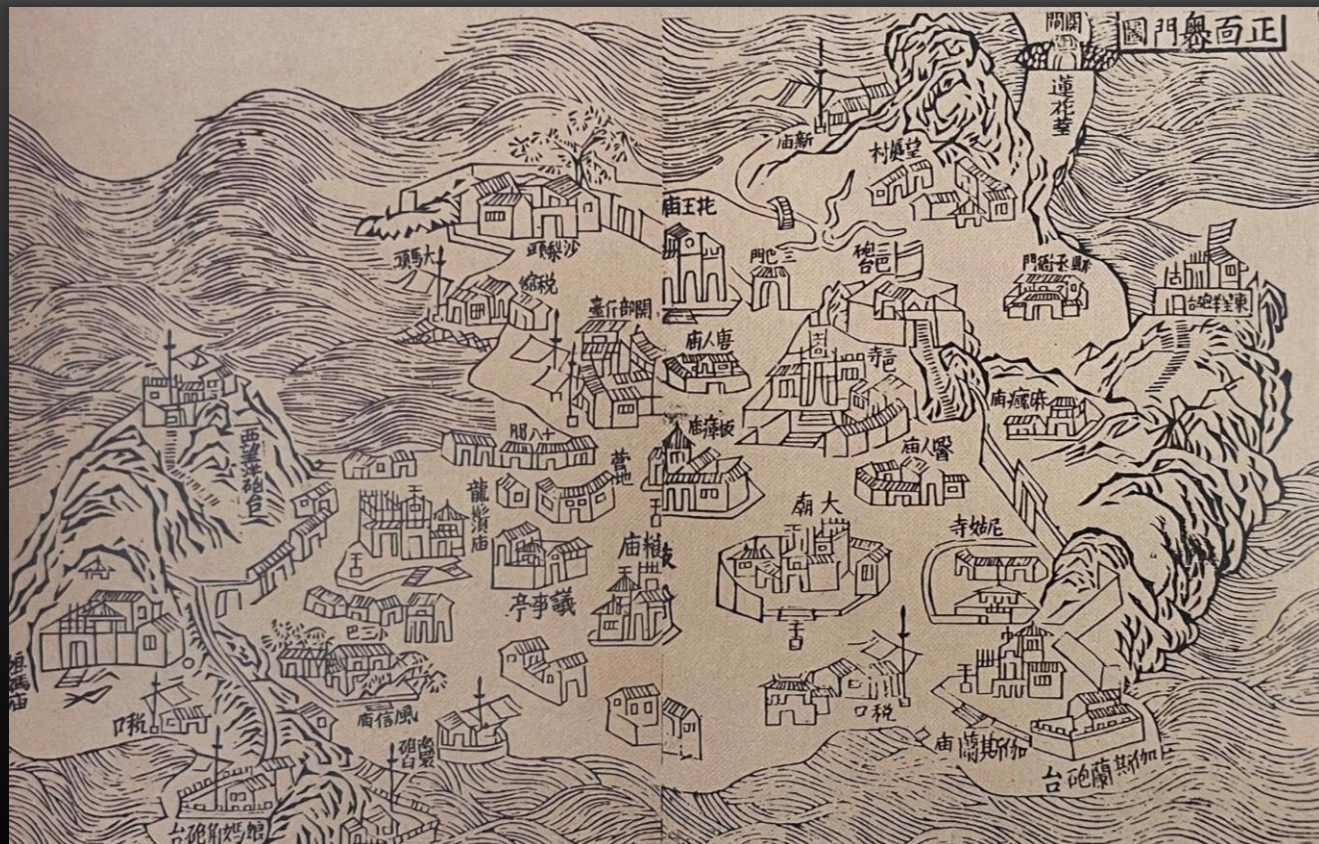




上圖 :十九世紀初澳門城 (Cidade do Nome de Deus de Macau)的風貌,可以見到清晰的圍牆。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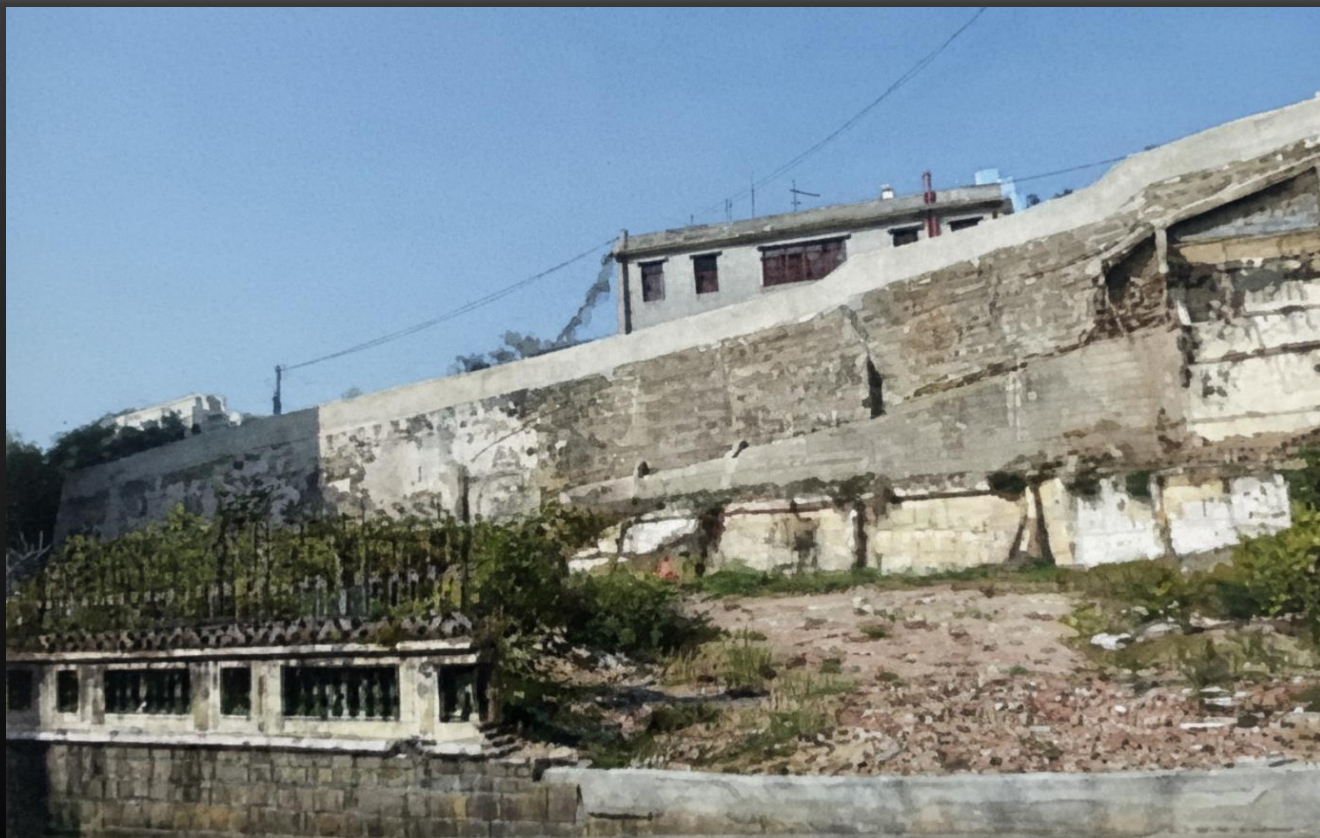
上圖 :Extremo Oriente in Atlas de Fernão Vaz Dourado, 1571, fl.7 (PT/TT/CRT/165 - Arquivo Nacional Torre do Tombo, Portugal)。費爾南·瓦茲·多拉多 (Fernão Vaz Dourado) 創作的《阿特拉斯遠東》，1571年，佛羅裡達州。7 (PT/TT/CRT/165 - 國家檔案館 葡萄牙托雷多托姆博 (Torre do Tombo))。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 :Planta de Macau in Aomen Jilüe (Ou Mun Kei Leok em cantonense), "Breve Monografia de Macau", de autoria dos letrados e funcionários chineses Yin Guangren e Zhang Rulin (ca. 1751) 《澳門紀略》(粵語: Mun Kei Leok) 中的“澳門簡史”，由中國學者兼官員印光任（1691-1757）和張汝霖撰寫（約 1751 年）。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勉為其難的澳門古城牆保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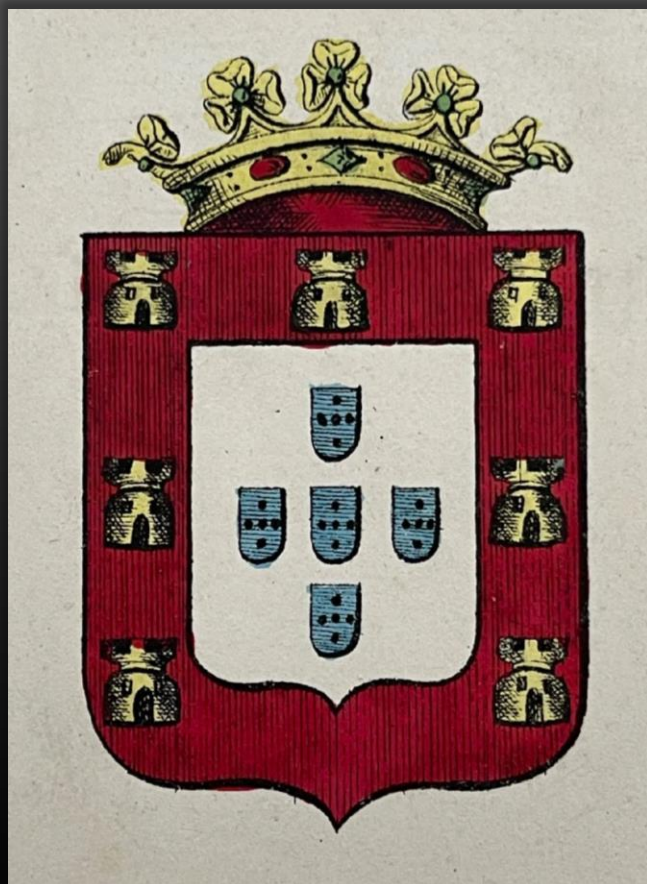
澳門加思欄馬路古城牆事故, 曾因山泥傾瀉導致城牆倒塌約三分之一, 遺跡損失嚴重。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序言:勉為其難的澳門古城牆保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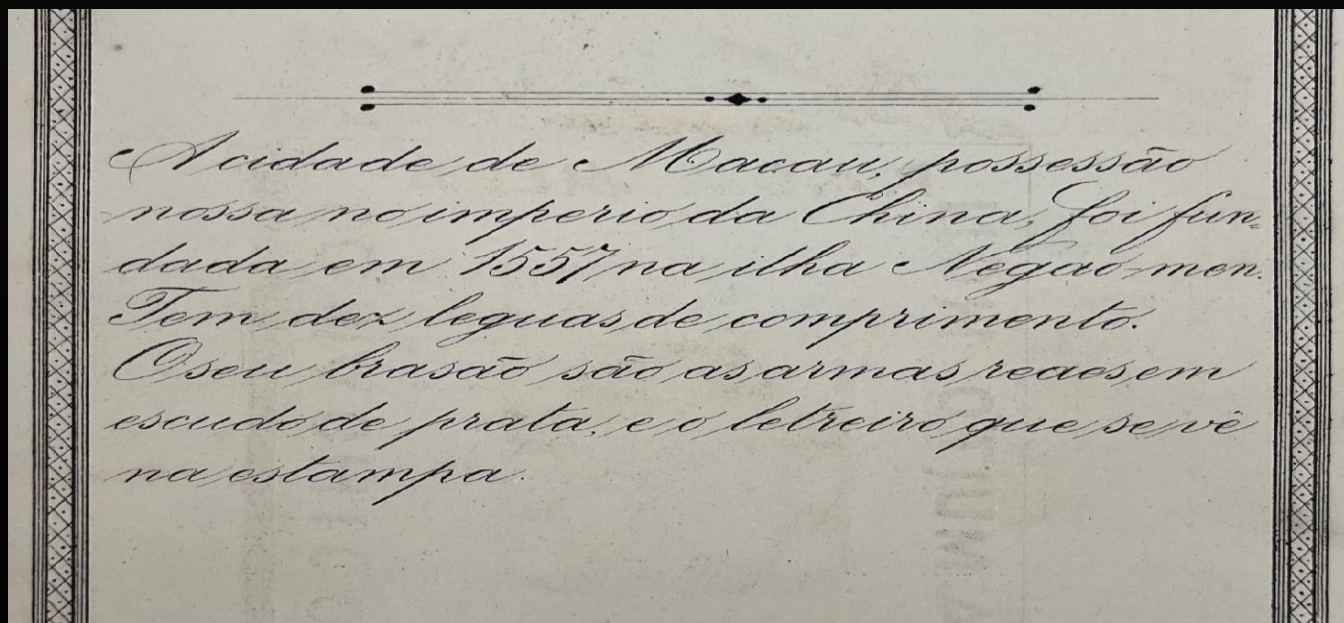
澳門古城牆研究與加思欄段牆崩反思

澳門的古城牆，是城市歷史與文化記憶的具體象徵。它們不僅見證了十六至十九世紀澳門作為東西交匯港口的發展，也反映了殖民與本地社會互動的城市形態變遷。研究這些古老牆段，能讓我們重新拼湊出早期澳門的防禦系統、建築技術、材料來源與修築觀念。這種跨學科的探討，涉及考古學、城市規劃、文化遺產保育及社會史，有助於深化對澳門身分認同與地方記憶的理解。然而，在具體的行政層面上，澳共政府在文物保育與研究推動上的效率和制度能力，常被批評為嚴重不足。許多重要遺址調查缺乏系統性的規劃與公開紀錄，官僚程序冗長、專業部門協調不明，甚至未能在開發與保育之間取得適當平衡。這樣的行政弱點，令城市保育議程往往被迫讓步於短期的土地或房屋政策。澳門的古城牆不只是幾段泥石牆，而是這座城市的歷史骨架與文化靈魂。它們見證了葡萄牙人在華南沿海立足的歷程，也藏著華人社區與殖民政權互動的軌跡。研究這些城牆，不僅是考察材料與建築技術，更是重建澳門城市發展脈絡與文化自覺的基礎。這類研究能揭示被現代地產和旅遊包裝掩蓋的歷史層次，讓城市的記憶得以重現。

然而面對如此珍貴的文化資產，澳共政府的行政能力卻長期乏力。無論是文物調查的規劃、考古成果的公開，還是部門之間的協調，均顯得混亂而低效。許多研究只能依賴個別學者或民間力量零星推動，政府卻常以政策藉口推諉責任，甚至在具爭議的工程中對文物評估草率決定。這種行政失能，已非單純的效率問題，而是文化治理失衡的制度病徵。更令人感到隱憂的，是澳門在未來面對城市更新與保育衝突時，可能失去對自身歷史脈絡的掌握。當日常城市建設不再以文物價值為核心判斷準則，古城牆所承載的空間記憶便會逐漸消失。若沒有建立長遠的研究體系與透明制度，澳門有可能重蹈過去「拆了才研究、研究後再失守」的循環。澳共政府似乎仍未真正理解文化遺產的長遠價值。古城牆等歷史空間一次次在發展壓力下被削弱、遮蔽、遺忘。所謂「保育」往往淪為形式工程，行動貧乏當城牆的研究被邊緣化、保育機制失靈，澳門的歷史身份也隨之被稀釋。這不僅是文化損失，更是城市治理的道德破產。今天，我們研究古城牆，不只是為重構昔日防線，更是在提醒政府和社會：城市的真正精粹在於我們是否還能守住歷史的根。若澳共繼續以官僚惰性與短視措施回應文物議題，那麼澳門未來將不僅失去古城牆，更是每一位公民面對城市未來時的選擇。唯有當社會真正理解這些泥石牆背後的集體記憶與文明意義，政府提高保育行政的透明度與專業性，澳門的文化命脈才能得以延續。



18世紀中葉印刷的澳門城的城市紋章徽號。CIDADE DO NOME DE DEOS NÃO HA OUTRA MAIS LEAL
(天主聖名的城市 無比忠貞)。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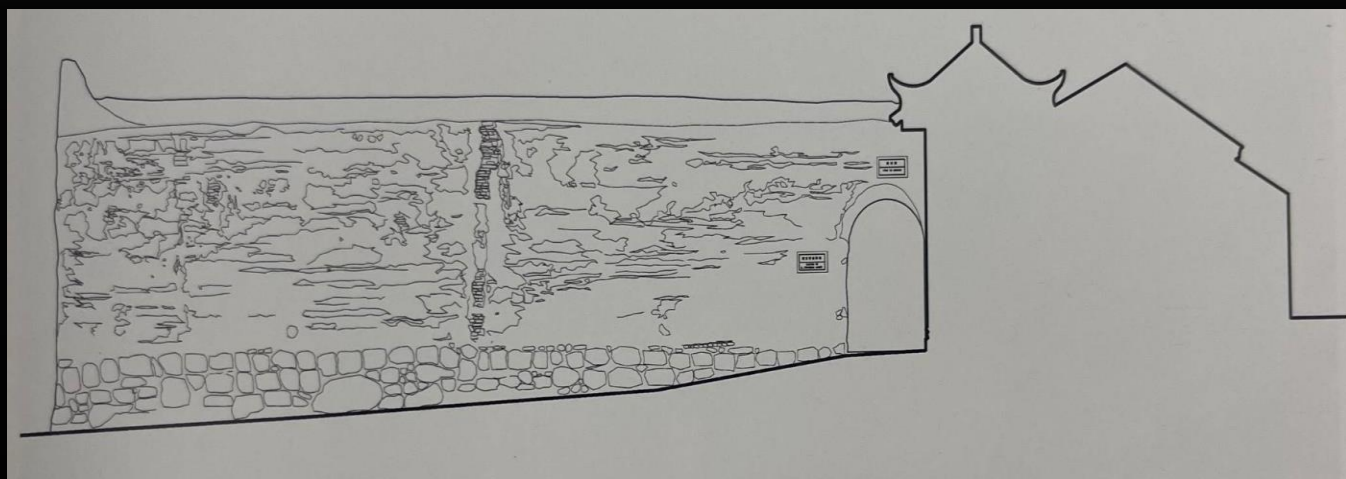


A cidade de Macau, possessão nossa no imperio da China, foi fundada em 1557 na ilha Negão-men. Tem dez leguas de comprimento. O seu brasão são as armas reais em escudo de prata, e o letreiro que se vê na estampa. 我們於1557年在中華帝國的領地的Negão-men島（音譯疑似“澳門”）上肇建的澳門城，其長度約十里，市徽由銀盾上的皇家徽章和圖中所示的銘文組成。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澳門海事博物館展示的澳門城的演示模型，可以看見加思欄段的城牆。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2006年澳門RC文化雜誌秋季刊六十期介紹古城牆保育 (位於聖保祿教堂遺址左側毗鄰哪吒廟夯土建成的牆體)



舊城牆遺址葡人在澳門建城牆，最早可追溯至明朝隆慶三年（1569）。由於中國官府的反對，所築城牆多次遭拆毀。然而，葡人以抵禦外敵（荷蘭人）入侵為理由，至1632年澳門北部城牆及砲臺得以重建完成。從當時的澳門城市圖可見，整個澳門城除西部內港外，北、東、南均建有城牆，並於諸要塞建置砲臺，使澳門成為一座軍事防禦嚴密的城堡。現存的舊城牆遺址，正是當時所建的一部分。舊城牆位於聖保祿教堂遺址左側，毗鄰哪吒廟，為夯土建成的牆體，夯土主要是用泥砂、細石、稻草摻合螺殼粉逐層壓實而成。現存牆體長18.5米，高5.6米，寬1米多，牆身開有一磚券門洞。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引用2006年澳門RC文化雜誌秋季刊介紹古城牆保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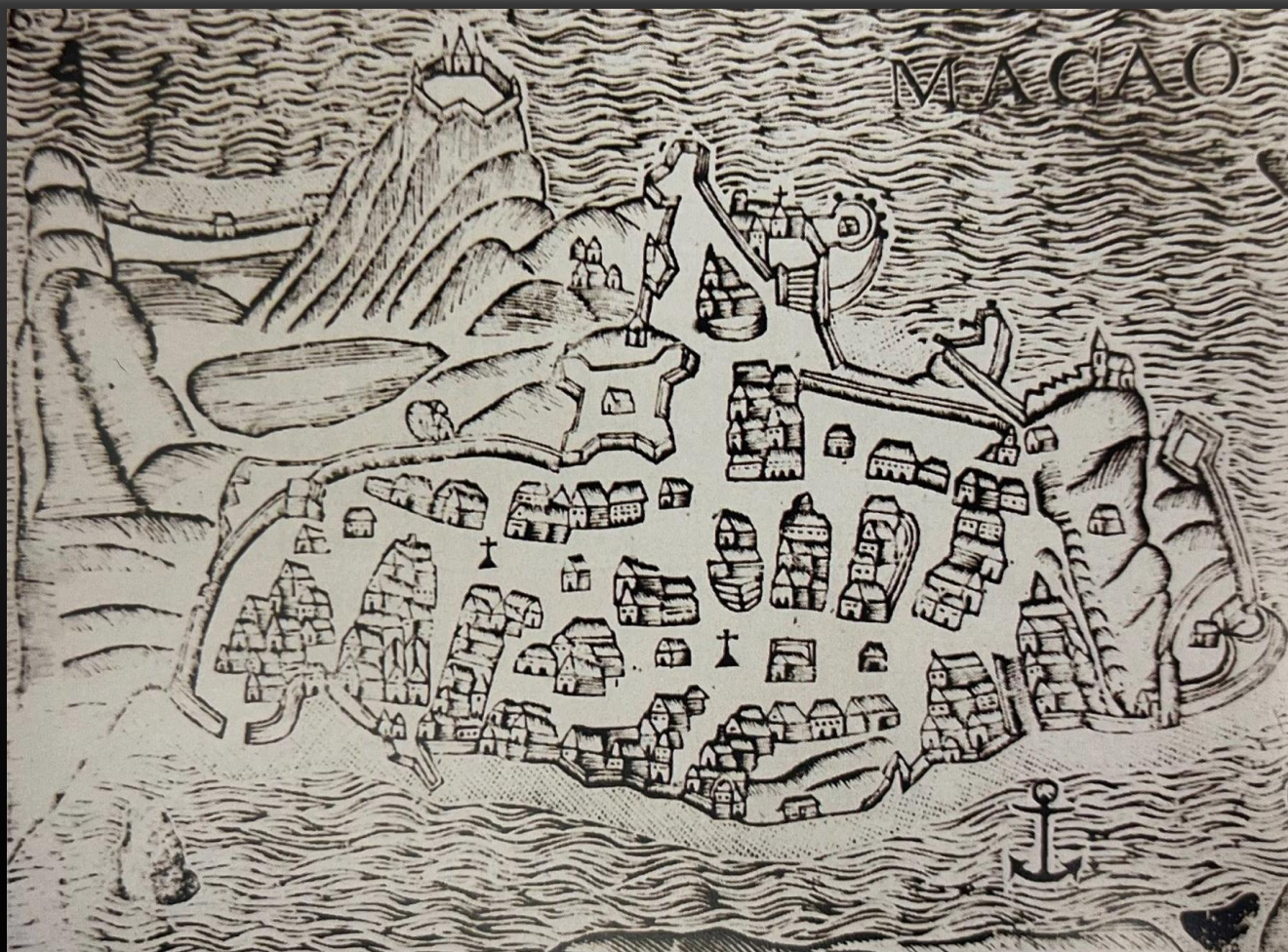


上圖 :Planta chinesa de Macau (com anotações em Manchú), a partir da planta de Pedro Barreto de Resende, assinalando com particular destaque as fortificações do território (Arquivo Nacional n.º 1 de Pequim)。澳門中文地圖（附滿文註釋）基於佩德羅·巴雷托·德·雷森德（Pedro Barreto de Resende）繪製的地圖，突出了澳門的防禦工事（國家檔案館（北京第一檔案館））。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清·乾隆《香山縣志》中描香山縣附近的澳門繪圖之五，可見簡陋非常，只能概念上了解澳門位置。下圖：澳門市政廳內，保存著一塊刻有「關閘門」字樣的石匾。這石匾原鑲嵌在舊關閘的門楣上，是古關閘門樓的唯一遺物。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澳門城 (Cidade do Nome de Deus de Macau)



上圖：葡萄牙埃武拉市檔案館所藏的古澳門地圖。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一、澳門古城牆的興建

澳門古城牆大多建於16世紀中後期至17世紀初，最早可追溯至1568年至1569年，主要由葡萄牙人為抵抗海盜及荷蘭侵襲而建。1623年後於馬士加路也（Don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任首任澳門總督期間，曾大規模加固和擴建城牆，奠定城牆的基本界址和規模，直到19世紀中期城牆才開始被拆毀。古城牆的主要分布大致環繞澳門半島中南部，形成一個以炮台為基礎，依山勢向東、西、南三面防守的海防體系。主要段落包括：北段：起自沙梨頭附近的河邊內港（即內港區），經聖安東尼教堂附近過去的堡壘區，沿聖保祿教堂遺址西面山坡蜿蜒向上，通過大炮台、聖若望小炮台（已拆除）、山頂小炮台（已拆除），再轉向南沿東望洋山下山，至加斯欄炮台區，北段城牆原有城門聖安東尼門（三巴門），是城牆內外人員出入及中葡交流通道。此段城牆約於1626年完工，部分至今仍有遺跡，包括加斯欄花園後側、若憲馬路附近。

東段及南段：昔日葡人還沿海岸線依山勢建有多個炮台如聖約翰炮台、仁伯爵炮台（現已拆除）、聖方濟各炮台和西望洋炮台，城牆也向東和南延伸守衛澳門半島南部區域。現存完整較好且保留較為明顯的古城牆主要有以下三段，1. 近加思欄馬路一段夯土牆遺跡，長約18.5米，高5.6米，寬約1.08米，牆身用泥砂、細石、稻草和蠔殼粉夯實而成，質感堅固，可抵禦炮火。2. 近若憲馬路一段保存較好。3. 近西望洋聖堂一段，同樣為夯土牆體結構。此外，三巴門（聖安東尼門）為城牆上的重要進出關口，現已不存在但位置和歷史有跡可考。古城牆的材質特色是采用泥砂、細石、稻草、蠔殼粉為材料，分層夯實築成，結構結實而獨特。城牆遺跡如聖保祿教堂遺址西側的夯土牆，牆身有磚券拱門洞，周邊配合民居和哪吒廟，構成深厚歷史氛圍，澳門古城牆形成了一個環繞葡人居住區的防禦體系，融合地形和海防考量，歷經多次拆建與修繕，現存遺跡雖不多但保存有力，充分展現16至17世紀澳門防衛建築的歷史價值與特色。

澳門古城牆的結構成份



上圖：古城牆的夯土結構，磚石結合，蠔殼粉為當地海洋資源加工而成。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二、澳門古城牆的結構成份

澳門古城牆不同段落在建材與建築技法上主要體現了以夯土結合海洋資源使用蠔殼粉的特色，

1. 夯土結構：主要城牆段如加思欄馬路段，以泥砂、細石、稻草及蠔殼粉混合夯實築成，牆體堅固且具有一定的彈性，可抵禦炮火破壞。技法上分層夯實，表層壓實密實，內部骨架由細石與稻草組成，兼具防水與結構穩定功能。2. 磚石結合：在聖保祿教堂遺址西側古城牆段，使用磚券拱門洞結構，磚塊用於建築門洞與重要結構部分，提升承重與結構安全。材料多為燒製紅磚和石料，配合夯土體提高強度。3. 材料來源：蠔殼粉為當地海洋資源加工而成，不僅作為夯土混合物的結合劑，也令牆體具一定耐海風腐蝕能力其他主要材料包括本地泥砂、細石、稻草，反映當時材料取得情況和建築成本考慮。4. 建築特色的差異：北段城牆如靠近加思欄的段落講究夯土厚重與防禦功能，保存較完整，東南段因靠海多炮台防守，牆體可能配合炮台石砌結構，結合法式防禦工事技術也有所融合。城牆門洞設有典型的磚券拱形結構，兼具防禦與通行功能。總結：澳門古城牆的不同段落在建材上主要以當地自然材料（泥砂、蠔殼粉、稻草、細石）作夯土牆體，再配合磚石於門洞及重要結構。建築技法上注重分層夯實及結構穩定，局部引入拱券磚結構加強承重與通風。這些技法反映了16-17世紀澳門在物料利用、防禦需求與地理環境的綜合考量。

葡荷戰爭中的澳門城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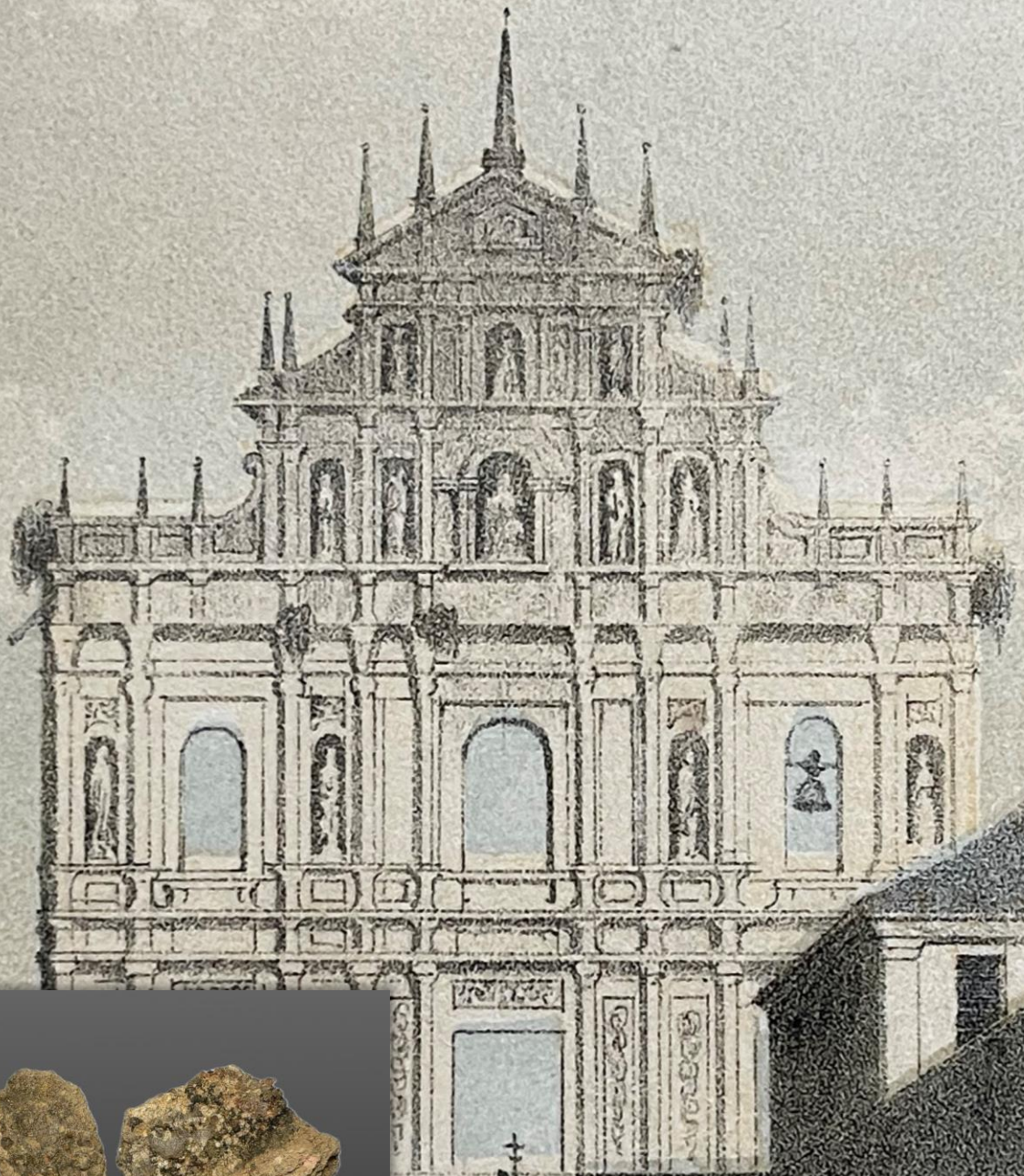


上圖：作者佚名，澳門平面圖 刊載《東方印度國的城市平面圖、城堡和村鎮圖集》約於1640年繪。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三、葡荷戰爭中的澳門城牆

1622年葡荷澳門戰役中，當時澳門的城牆尚未完全修建，只有部分防禦設施存在。根據歷史記錄和澳門城牆相關資料，當時城牆上設有四個正方形碉堡，這些碉堡作為防禦的主要據點。主要城門當時尚未完全形成絕對固定的規模，木門也未全部安裝完成，城牆防禦尚在建設中，尚未形成完整城門系統，這些結構在後續幾年才逐步完善。葡荷澳門戰役之前，當時澳門的城門並未完善，但根據現存資料與研究，當時仍存在或可以推測存在的城門有以下幾個，大門（Main Gate），位於澳門半島北側，是進出澳門城區的主要出入口，但當時結構相對欠缺穩固。南門（現今劃為媽閣方向），一些資料指出當時已有臨時性的出入口朝南，連接媽閣地區，但並非完整城門。東門及西門記錄較少，可能為沒有明確城門結構的通道或簡陋設施。因城牆尚未完成，大多城門可能為臨時性木質或簡陋結構，且具防禦功能的城門尚屬後期修建。

1622年使用的城門主要是一座位於北面的大門，其他方向大多為臨時門或城牆缺口。澳門城牆在葡荷戰爭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因為明朝政府反對葡萄牙人在澳門修建完整的城牆和防禦設施，導致澳門長期處於防衛真空。1622年荷蘭軍進攻澳門時，澳門的防禦多依靠臨時的兵力和耶穌會神父指揮的炮擊等方式抵抗，而非堅固的城牆。荷蘭軍雖然兵力佔優，但最終被葡軍擊退，防禦成功原因主要是澳門軍隊的英勇作戰和策略，城牆在防禦中並未發揮決定性作用。然而於1632年葡萄牙人以抵禦荷蘭人入侵為由，恢復建造了北部的城牆及炮台，這是荷蘭五次攻澳戰役後的加強防禦措施。當時的舊城牆是澳門重要的防衛設施之一，也成為今日澳門歷史城區的一部分。在1622年葡荷澳門戰爭中，澳門城牆尚未完善，未能成為主要防禦力量，防禦成功更多靠軍隊和其他防禦措施；戰後為了防禦未來攻擊，葡方加強了城牆和炮台建設，葡方意識到防禦不足，開始加強城牆與炮台建設，奠定了澳門後續的城市防衛格局。



上圖：大三巴在焚毀之前的銅版畫作品，顯示出這座名為「天主之母教堂」，為當時重要的宗教場所，十九世紀中葉大三巴修院手工上色銅板畫 Jesuit Convent Macao 1852-1854. /左下:澳門聖保祿學院圍牆碎片樣本。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澳門聖保祿學院圍牆(牆體)



上圖：澳門聖保祿學院, 高園街、茨林園一帶的學院圍牆。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四、澳門聖保祿學院圍牆

澳門聖保祿學院圍牆建於1606年，屬於中世紀封閉庭園 (Hortus conclusus) 的設計理念，將學院各設施如教堂、教學區、庭院、宿舍等包圍在內。分析圍牆結構的材料與建築工藝，如夯土與石塊結合的牆體結構，牆體層次清晰，見包灰青磚層和黃土夾層，牆體結構穩固，保存至今的牆段在高園街等地已有考古發掘標誌學院的邊界，反歷史建築格局和學院歷經多次火災和重建，圍牆見證了其興衰變遷，是研究聖保祿學院歷史和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實物遺存。

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圍牆建造始於1594年，與學院的整體建設同步進行，並於1606年完成圍牆的重建。這道圍牆用夯土和石牆砌成，環繞學院的多個設施如教堂、教學區、庭院和宿舍。歷史上，圍牆在1601年大火後被重建，並在後續數百年內依然存在於多幅18至19世紀的繪畫和地圖中，顯示其南、東、西、北四面的範圍。1762年因耶穌會在葡萄牙帝國園取締被關閉，1835年大三巴再度遭火災，建築大部分毀壞，但部分圍牆和遺跡得以保留。圍牆在學院的歷史中不僅是邊界標誌，也見證了學院的建立、興衰及與澳門城牆的結合與防禦功能。

回顧澳門城牆的興建與拆除



上圖：西望洋山上拆除剩下主教山古城牆小段，過去的澳門舊城區曾被城牆包圍，沿內港延伸至媽閣炮台一帶。山頂曾是澳門主教的寓所，故俗稱「主教山」。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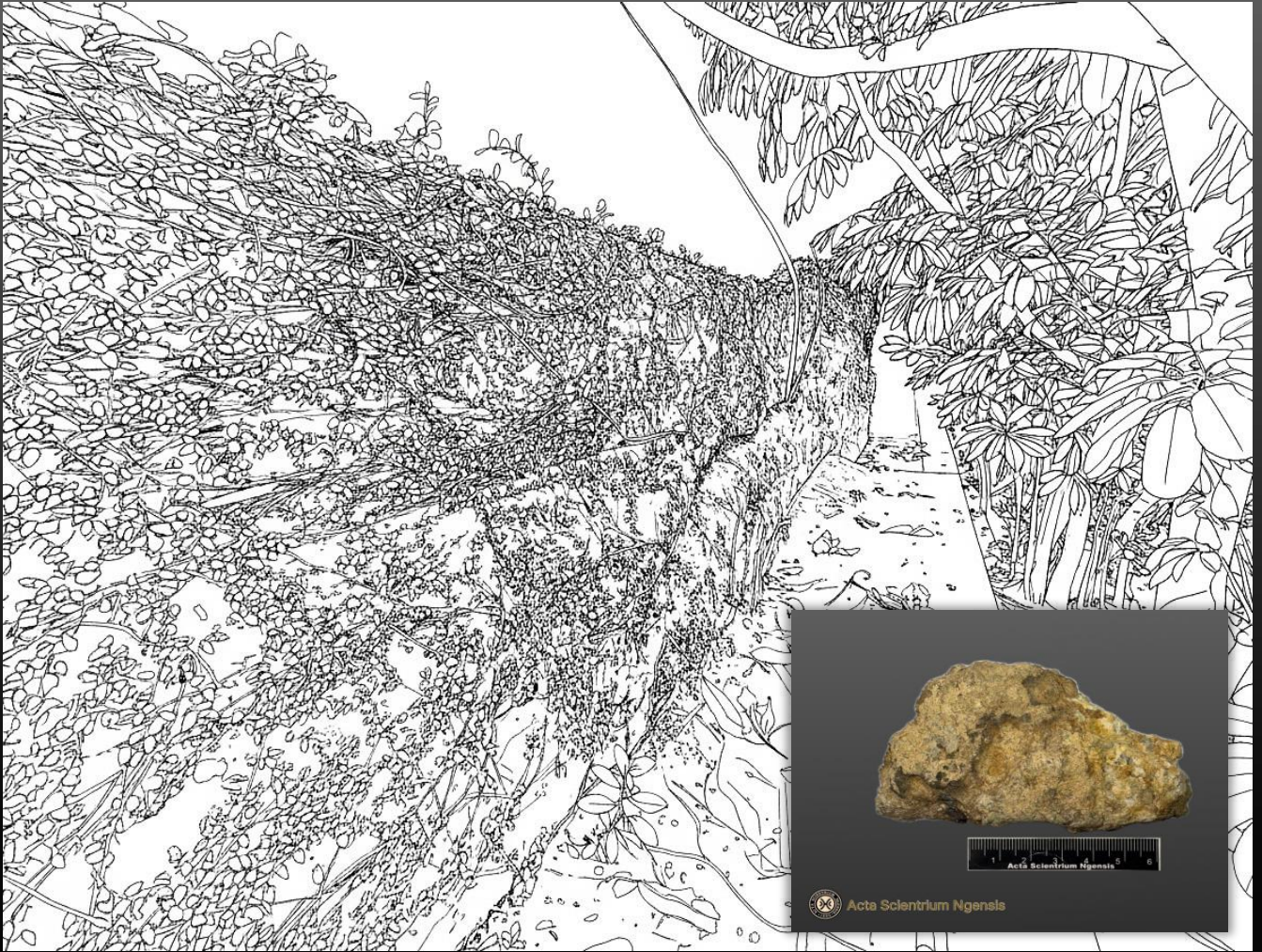
五、回顧澳門城牆的興建與拆除

澳門古城牆的建造和發展歷史大致可分數個階段，建築起始於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初，澳門城牆最早修建可追溯到1568-1569年，當時葡萄牙人為抵禦海盜及荷蘭人入侵，開始在澳門半島南灣一帶，建築臨時性的城牆，多為木架泥土結構，較為簡陋，1623年澳門首任葡萄牙總督馬士加路也上任後，對城牆進行了大規模加固和重建，採用蠔殼、沙子、稻草、泥土等材料夯實牆體，使城牆更加堅固，城牆大致範圍包括澳門半島中南部，聯結多個炮台，形成了重要的海防體系。與中國明朝政府的矛盾與拆毀，16至17世紀，明政府不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私築城牆，城牆歷經數次被拆毀。1623年葡方未獲明朝許可私築城牆，被明朝官員徐如珂率兵拆除；但基於防禦荷蘭人入侵需要，葡方又於1632年復建城牆。

17至19世紀，城牆持續作為防禦結構維持使用，城牆包括數個主要城門及炮台，為保護半島北部、東部及南部葡人區域，組成較完整的城防網絡。19世紀中至20世紀初，隨著澳葡政府擴張澳門管理範圍及時代發展，城牆逐漸失去防禦作用，開始分段拆除。1849年關閘城樓被葡方拆除，1863年澳葡政府進一步拆毀城牆，1870年拆除關閘城樓，直到近代多數城牆已被拆除，只剩部分城牆遺址保留。今日澳門有三處主要城牆遺跡，分別位於加思欄馬路、若憲馬路以及西望洋聖堂附近，這些遺址是昔日城牆的一部分，且因其歷史價值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澳門古城牆自1568年始建，經歷明朝禁止拆毀、葡方復建、持續擴展防禦體系，至19世紀中起因城市擴張及防禦功能消失，開始逐步拆除，現今僅存少數遺跡見證其歷史發展。



上圖：澳門若憲馬路的一段牆土，與古牆遺存十分契合，但被混凝土補強加固，非常值得研究。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澳門若憲馬路的一段牆土(右下), 與古牆遺存十分契合, 但被混凝土補強加固(左下), 牆身生滿植物。(白描圖)。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五a、澳門城牆的殘留痕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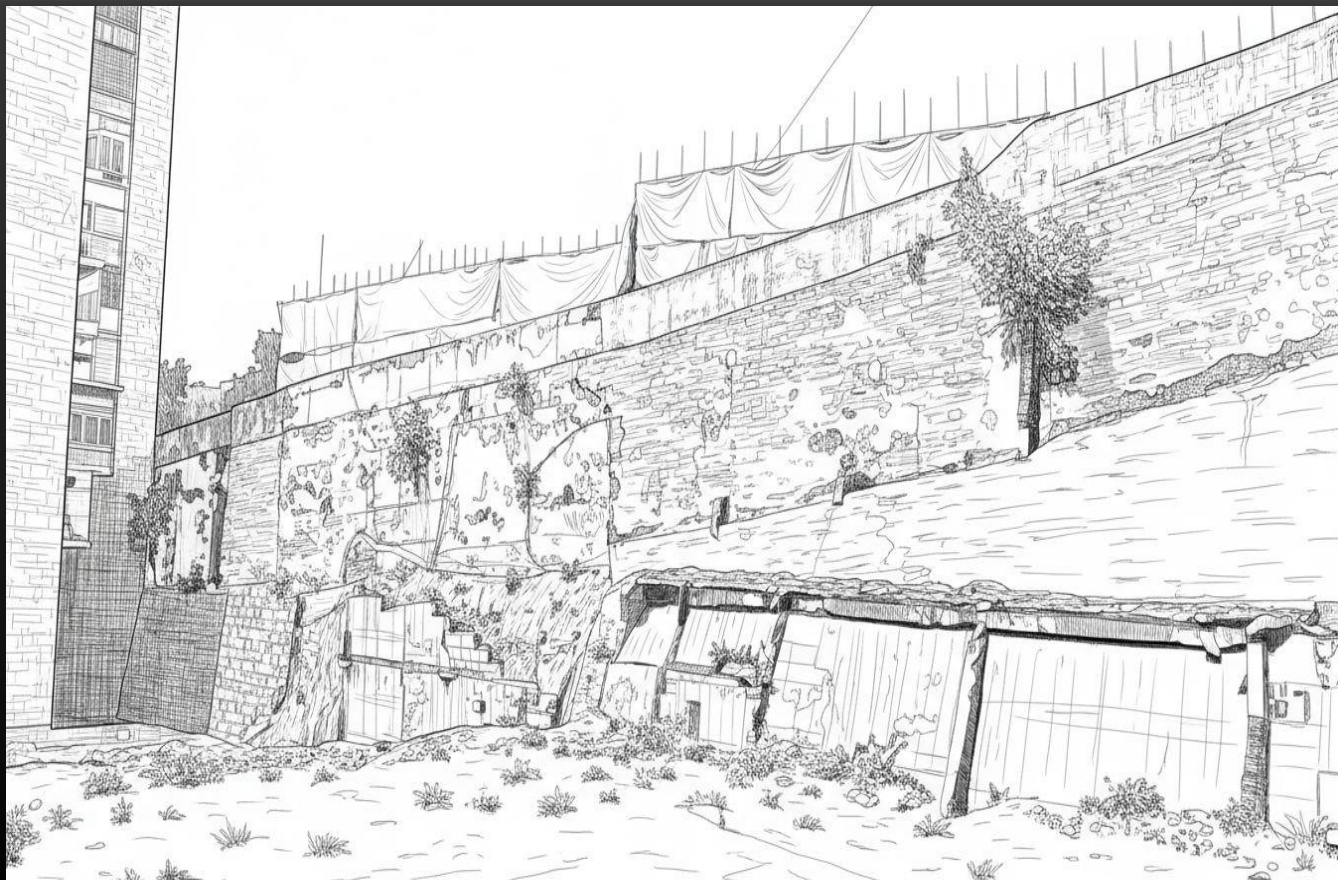
澳門山頂醫院周邊近若憲馬路，乃有一段泥石牆的殘留痕蹟發現，與澳門古城牆的建築質料在多方面極為相似，這是一項極具歷史價值的研究。這段泥石牆由傳統的石塊與泥土夯打實而成，展示出與古城牆相同的建築技術和材料使用，反映了當時澳門防禦工事的建造工藝與設計理念。這段牆體不僅為研究澳門古城牆的結構、材料來源及保存狀況提供了重要實物依據，也加深了對本地歷史城防體系的理解。也能補充澳門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添加了新的佐證，對於保存和傳承澳門古城牆的歷史意義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上圖：加思欄馬路一斜坡發生山泥傾瀉，導致鄰近具有逾四百年歷史、全長約50米的古城牆倒塌約18米。事後公共建設局以「危險」為由再拆除約10米城牆。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加思欄馬路古城牆倒塌引發文物損失重大事故



上圖：澳門加思欄馬路古城牆事故2023-2024年，加思欄馬路古城牆倒塌引發文物損失重大事故。（加思欄馬路古城牆線描圖）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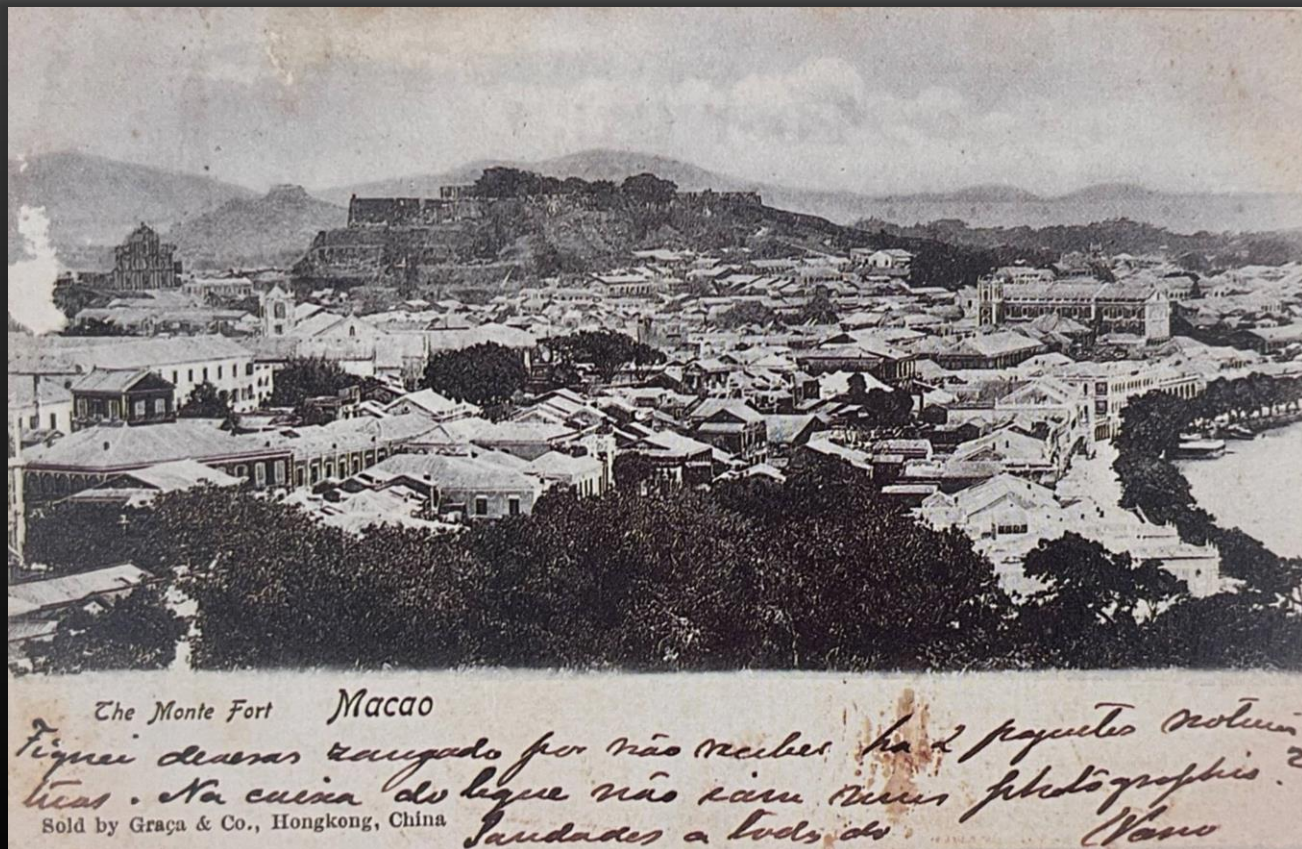
六、加思欄馬路古城牆倒塌引發文物損失重大事故

2022年6月9日加思欄馬路斜坡發生山泥傾瀉，城牆倒塌約18米，6月10-12日文化局、公建局、消防等部門現場處理，拆除額外不穩城牆，2022年6月下旬事故調查展開，周邊住戶清理及安置，2022年9月公建局發表事故調查報告，分析成因及提出補救方案，2023-2024年譴責聲音與文物界質疑，文物保育界持續批評城牆倒塌後遺跡損失嚴重，澳共多次回應安全及修復策略，並啟動原材料工藝為依據的修復工程。文化局籌劃修復工程，2024年6月修復工程正式公開招標，預算210萬元工期300天。澳共政府在加思欄馬路花園較長的一段古城牆保育過程中，曾因山泥傾瀉導致城牆倒塌約三分之一，隨後澳共為公眾安全再拆除部分古城牆，引起文物保育界和社會關注。

事故經過與發生事情2022年6月9日，加思欄馬路一斜坡發生山泥傾瀉，導致鄰近具有逾四百年歷史、全長約50米的古城牆倒塌約18米。事後，公共建設局以「危險」為由，再拆除約10米城牆。山泥湧入嘉安閣，波及大廈低層住戶及停車場造成損失。澳共政府解釋負面影響、強調拆卸是基於公眾安全及周邊穩定的考慮，但有文物保育人士質疑，是否技術不足才選擇拆卸而非加固，事故發生後三個月，公共建設局公佈調查報告，承認山泥傾瀉與周邊工程及坡道管理有關，但未見官員問責。世界遺產中心亦多次批評政府管理不善，未能充分編制歷史城區保護計劃，憂慮相關發展項目會進一步破壞景觀和文化價值。

文化局早年曾對該段城牆進行修復工作，掌握其材料及工法，現時已完成城牆下方斜坡整治。未來會先完成整個山坡加固工程，再進行古城牆遺跡的修復，重建時會依據原有工藝和材料。社會回響與持續監督保育組織、市民及時事評論員批評政府管理失當，要求制訂更具體的保護及管理計劃、暫停周邊高樓發展並進行遺產影響評估。聯合國教科文亦發出「警告」，要求澳門政府加強管理法律及規劃，真正履行保育國際責任，保育過程中因天災與措施不當導致古城牆倒塌及拆卸，澳共政府以安全為理由解釋決策，並逐步推動山坡加固與原材料工藝修復，但引發保育界及聯合國教科文的批評和更高要求。

調查報告摘要與官方回應



上圖：澳門市中心（約一八九零年）O centro da cidade de Macau (por volta de 1890)。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七、調查報告摘要與官方回應

在加思欄馬路古城牆事故中，調查並未明確點名個人或特定官員負主要責任。澳共官方報告主要將事故歸因於天災（山泥傾瀉）、地質結構脆弱，以及排水和周邊工程管理等綜合因素，報告強調山泥傾瀉與天氣、地質及人工坡道管理不善有關，但未有列明具體個人或主管部門違規，僅作制度性檢討與技術不足修正的建議，有立法會議員和傳媒質詢時曾要求追究部門失誤責任，提及公建局、文化局等實施及監督單位，但最終報告並無官員問責或懲處名單。文物保育界及部分民間團體批評，政府迴避深層制度責任，認為技術失誤和監管不足才是主因，但未獲官方承認個別問責，調查報告主責被歸為制度與自然因素，未明確點名特定主管或官員，但公眾和專業意見則認為相關部門如公建局、文化局應負主要責任。

2025年工程進度摘要 文化局和公共建設局完成了古城牆下方斜坡加固工程，並隨即判給城牆修復項目，正式施工已展開。工程採用原材料及傳統工藝修復，確保遺跡原貌最大程度保留。全程進行山坡安全監測與3D掃描，預算超過210萬元澳門元，預計工期約300天。文化局目前主導工程監督，設置專家技術顧問小組，圍繞牆體保護、環境美化及文物價值提升同步推進。官方表示，截至2025年10月，絕大部分土建及基礎修復已完成，已進入牆體重建及細部修復收尾，計劃於年底前完成全部工程及現場竣工檢驗。最新官方通報重點 據悉文化遺產委員會已定期召開會議聽取技術報告，對工程安全及保育原則予以高度關注。澳共政府持續強調完全承擔修復責任，對日後類似事故加強監察和立法完善。各界代表仍關注制度透明度與文物監管，文化局表示已加強公眾資訊公開及專家參與。目前事情已基本解決，修復工程進入尾聲階段，預計可如期竣工，並由政府主導工程監督且全程承擔責任。

(完)



上圖：Planta de Macau de Pedro Barreto de Resende incluída no seu Livro do Estado da Índia Oriental, 1646 (o quadrado assinala a localização do Leal Senado) Pero Barreto de Resende。在「東印度國」一書內繪畫的澳門地圖（1646年）。（正四方形標記着市政廳的所在地）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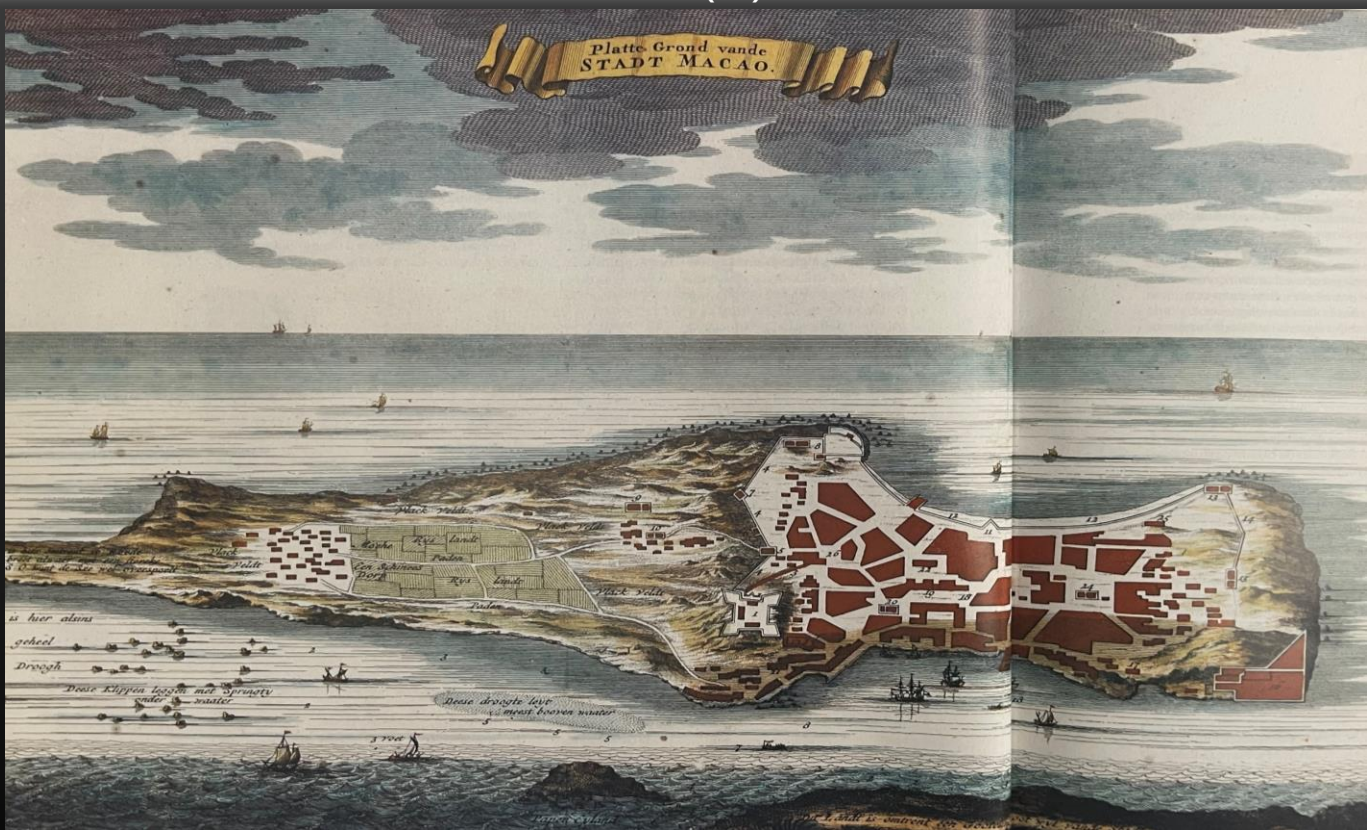
上圖：Planta inédita de Macau de finais do século XVII pertencente ao Arquivo Nacional nº 1 da China (o quadrado assinala a localização do Leal Senado)。 （一幅十七世紀末的澳門地圖。該地圖從未面世，屬葡國國家1號檔案（有關中國）所有。（正四方形標記着市政廳的所在地）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Imagem de Macau (ao estilo chinês) que seguiu com a missão diplomática de Bento Pereira de Faria a Pequim (1678). 本托·佩雷拉·德法裡亞 (Bento Pereira de Faria) 出使北京 (1678 年) 後的澳門形象 (中國風格)。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本托·佩雷拉·德法裡亞(Bento Pereira de Faria)澳門地形繪圖放大。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Planta da cidade de Macau (Platte Grond vande Stadt Macao) in Oud en nieuw Oost-Indien, Vervattende een Naaukeurige en Uitvoerige verhandelinge van Nederlands Mogentheyd (1724-1726)「澳門城的平面圖 (Macau 城市平面圖) 載於《古今東印度》，包括對荷蘭勢力的精確而詳細的論述 (1724-1726年)」。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Amacao, por Theodore de Bry (1598), provavelmente a mais antiga gravura de Macau. Assinala-se a hipótese de localização do edificio do Leal Senado embora seja pouco crível que ele já figure na gravura。亞媽閣，Theodore de Bry (1598年) 繪，可能是最古老的一幅澳門畫。畫內有市政廳所在地的標記，但不太令人相信它被繪入畫中。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地圖集與雜記隨筆》（Atlas-Miscelanea de Manuel Godinho de Eredia（1615-1622）。由科爾特桑（A. Cortesao）和特謝拉達莫塔（A. Teixeira da Mota）複製於《葡萄牙地圖繪製編年史》（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里斯本，國家鑄幣廠印刷所，1987年。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 : Historical map of Macau, China circa 1780. (Can observe the geographical cross gate of Macau)
1780年左右中國澳門歷史地圖。(能夠觀察澳門地理上的十字門)。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A plan of the city and harbour of Macao 1769 by George Nicol。1769年澳門城市及港口平面圖 作者：喬治·尼可。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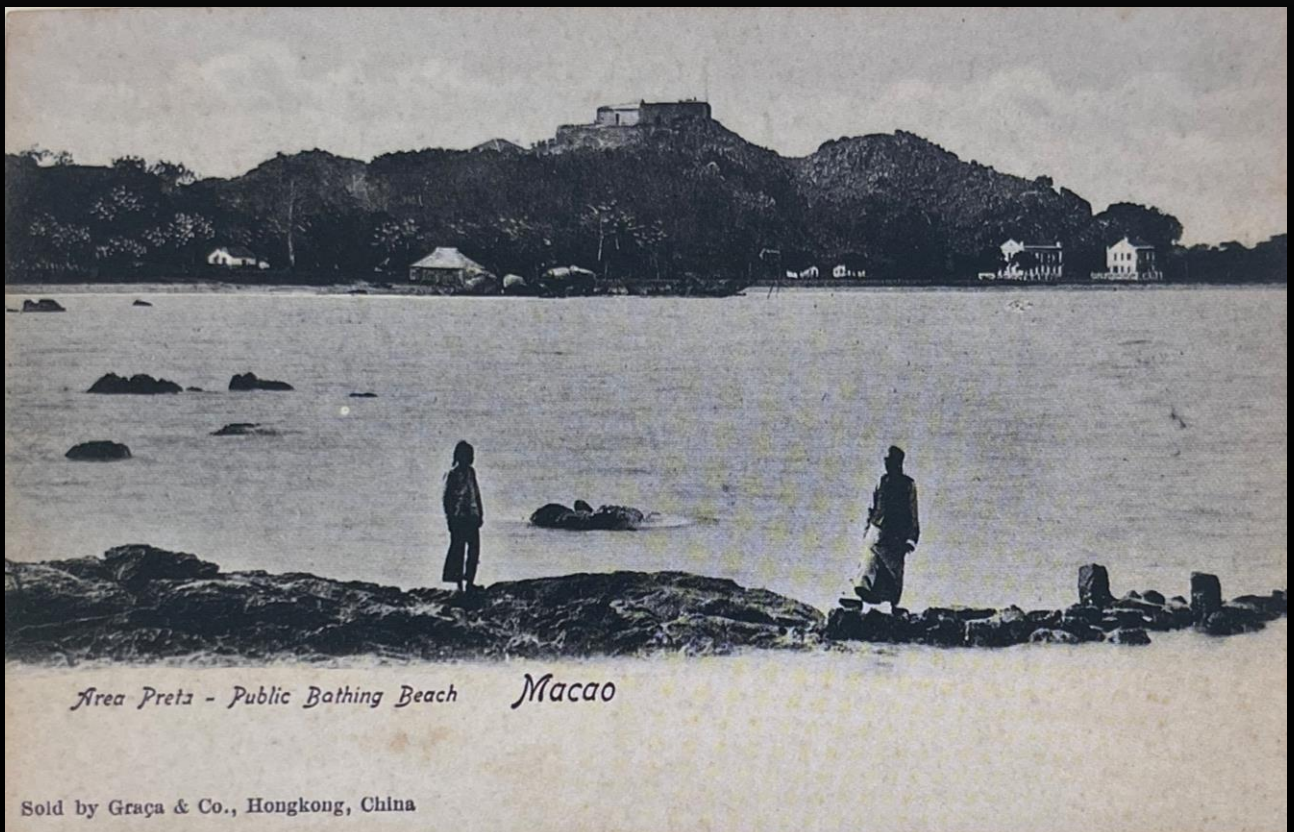
上圖：南灣街東段，近水玩尾街口。（約一八九零年）Rua da Praia Grande, parte este, perto da boca da Rua do Campo (por volta de 1890)。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俗稱三盞燈的加路米耶圓形地（約一九零二年）Rotunda de Carlos da Maia, também conhecida por "Largo de Três Candeeiros" (por volta de 1902)。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內港沿岸的白眼塘前地（約一八九零年） Largo da Caldeira do Porto Interior (por volta de 1890)。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從漁翁街遠望黑沙環馬路及位於蓮花山的望廈城堡（約一八九零年） Estrada da Areia Preta e a Fortaleza de Mong Há na Colina de Mong Há, vistas da Rua dos Pescadores (por volta de 1890)。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華士古達嘉瑪紀念碑揭幕禮（一九一一年） Inauguração do monumento de Vasco da Gama (1911)。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南灣東望景色（約一八九零年） Paisagem da Praia Grande vista de ponte (por volta de 1890)。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Villa Leitão (as seen from the hill), Macau.

Sold by Graça & Co., Hongkong, China.

上圖：利登別墅全景（位於焯公亭附近，約一八九零年）Vila Leitão, perto do Pavilhão Cheuk Kung (por volta de 1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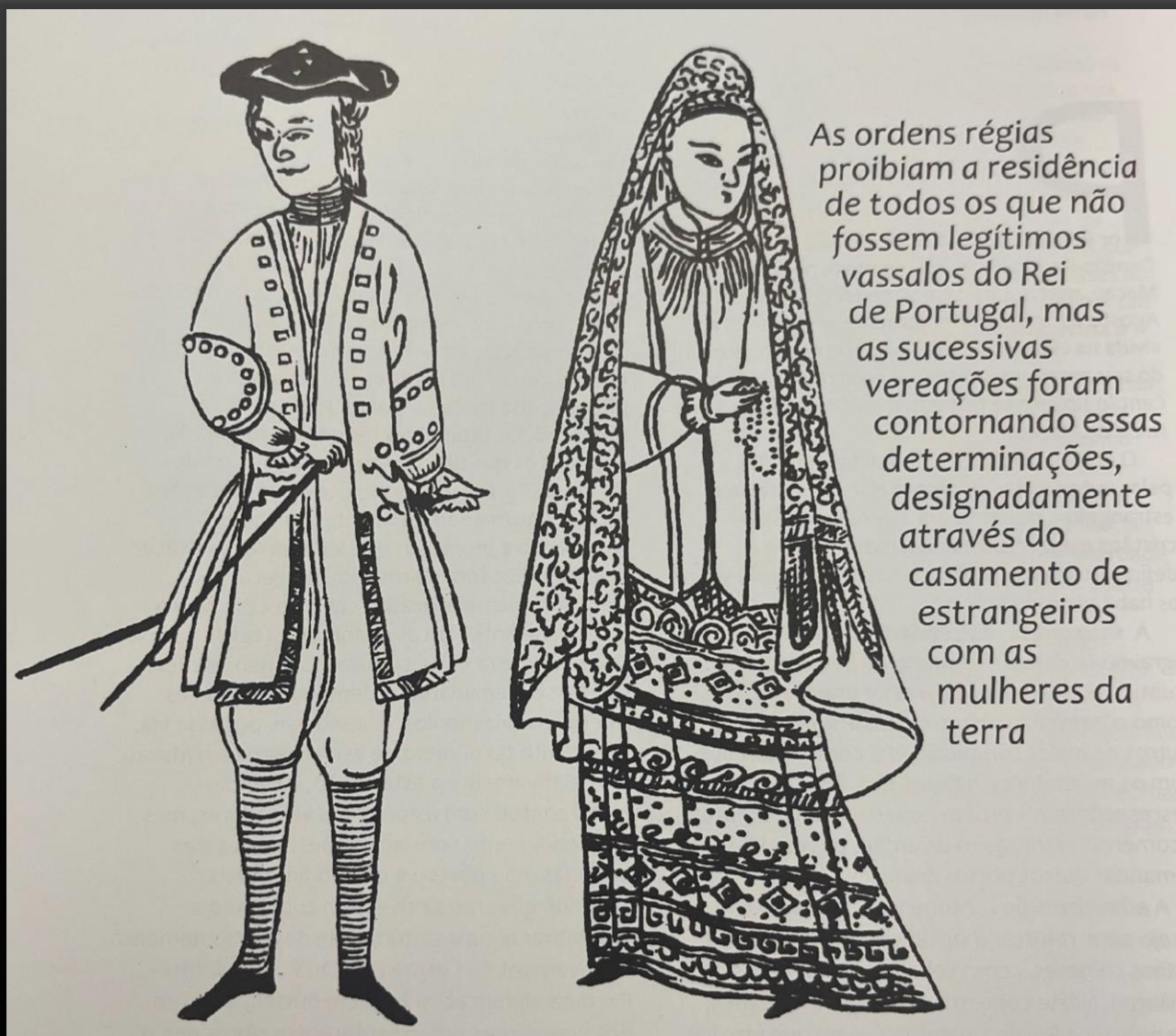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Macao, Pig Market.

上圖：到市場買賣的人們（今海邊新街，約一八九零年）Negociando no mercado (hoje na Rua do Guimarães, por volta de 1890)。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Macau eros in Aomen ilie (Ou Mun Kei Leok em cantonense), "Breve Monografia de, de autoria dos letrados e funcionários chineses Yin Guangren e Zhang Rulin (ca. 1751)。澳門的聯姻情況《澳門簡略》作者：中國明代學者兼官員印光任和張汝霖（約1751年）。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參考文獻

文籍資料：

- [1] 《澳門古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星光出版社.1988年李鵬翥
- [2] 《澳門史鉤沉》·澳門星光出版社·1987年黃文寬
- [3] 《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戴裔煊
- [4] 《澳門主權問題始末》·台北永業出版社·1994年譚志強
- [5] 《Governadores de Macau》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es First published January 1, 2013 東方文萃出版社
- [6] LEAL SENADO DE MACAU : ESBOCO DE UM EDIFÍCIO = LEAL SENADO DE MACAU : A SKETCH OF THE BUILDING . Rogerio Beltrao Coelho . Lwal Senado de Macau 澳門市政廳：大樓記略 1995
- [7] Macau , Macau, Gabinete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澳門雜誌》
- [8] Revista de Cultura,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文化雜誌》2021.67期 International Edition
- [9] Revista de Cultura,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文化雜誌》2006.60期秋季刊
- [10] Revista de Cultura,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文化雜誌》2009.70期春季刊
- [11] Revista de Cultura,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文化雜誌》2021.113期 中文版